

顏氏家訓

冊四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宋本作標齊言之傳春秋公羊隱五年傳公曷

登來讀言得來得來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

得來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

過無禮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聞七注行離騷

目楚辭之經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也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案逸

說非是經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言離騷多楚人之語

如美字也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

言俗本大備隋書十三卷郭璞注方然皆考名物之同

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宋本無逮鄭乎注六經後漢

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黨事禁錮遂隱修經業

杜門不出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記論語

顏氏家訓卷第七

中華書局聚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高誘解呂覽淮南隋書經籍

象歷等凡百餘萬言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補隋

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冊府元龜漢劉熙題稱漢徵

守撰禮謚法八卷劉熙撰冊府元龜漢劉熙題稱漢徵

士北海劉熙世說新語作劉熹文選注引李登聲

類熹與熙同注新語載其論略青士有伏滔習鑿

漢論青楚人國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

寶南陽蔡陽人撰釋名三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

十篇陽數不勝舉聊引一二以見意鄭注易大有明

耳補此讀不可明星哲晉初爻摧如讀如南山崔崔

周禮大宰序讀如園游之疾醫祝讀如南禮之注

儀禮士冠禮缺讀如類者弁之類飲酒禮疑讀

為乞然從於趙盾之乞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

中庸人讀如人相偶之入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辯讀

車筆之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船漏之茹尾屈之原道訓

說文是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秃取讀若鏗鏘

七卷今不齊俗名之如酒槽也亦是在物假借而古

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

言俗本外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補史記

表上襄囓侯建晉灼音內言囓說又獠節侯起晉灼

外言未見如何休注宣八年公羊傳云言乃者內而

傳春秋伐者為主伐者為客何休於上句注云伐入

者為客讀伐長言之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論闕也

言之皆齊人語也又注淮南本經訓蛩兗州謂之騰

騰讀近鴻緩氣言之此所謂徐言也又注大地形訓旌

讀近網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徐謂如詩大雅文王

豈不顯豈不其比讀若不顯不時公羊隱元年傳注不

如即如亦是其比讀若不顯不時公羊隱元年傳注不

訓抗讀扣耳之扣類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原道

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

充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汜也青徐踞口開脣推

為字作音類多如此孫叔言創爾雅音義隋書經藉

義入卷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補反音至於魏世此事

孫炎撰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魏志三少帝紀

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

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莊子齊物論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指喻馬之非指也天地一指也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也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摧

各本作權譎今從宋本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補覈側革切

古岳切又音確金陵今江南江寧府吳東晉宋齊梁陳咸都之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周漢魏晉後魏咸

都之故其音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詰失

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鉞

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補淮南地形訓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

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然冠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鉞五禾切說文園也

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

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

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段云錢昨先切在

二仙分 以石為射段云石常隻切射食亦切 以賤為

羨段云賤才線切羨似面切 以是為舐段云是承紙切

而同音別 北人以庶為戌段云庶在九御戌在小 以如

為儒段云如九魚人諸切 以紫為姊段云紫將此切

古切音大分 別韻 以洽為狎段云狎胡甲切入韻第三

十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

叔姪北齊書崔陵傳子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所 李祖

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

疑時有錯失隋書經籍志修續音韻決疑 陽休之造

切韻殊為疎野同上韻略 吾家兒女宋本作 雖在

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補替說文

下偏也 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案下當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

反稗為逋賣說曹憲廣雅音賣麥稼切與逋賣音異一

入焉蓋亦反娃為於乖段云乖切於佳切在十三佳戰

國策音勿為免段云國策音當在高誘注穆天子傳

音諫為閑穆天子傳三案顏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注閑

以改為正文又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

漢儒多如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則假借之法於注家

則易字之一例不當與說文音戛為棘讀四為猛皆見

字林音看為口甘反段云看當為口干反而作口甘

韻已入寒韻徐鉉所引唐音伸為辛段云此蓋因古書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段

今廣韻本於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

成在十四清仍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

登為一韻故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

石同案宏登為一韻與古音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

也李登聲類以系音羿補案廣韻系古詰切羿五計

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段云廣韻乘食陵切音同

浙人語多與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

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

隋書經籍志毛詩音二卷春秋左傳音三卷並徐邈撰

遘反則當入五十候與陸顏不合然仙民所音皆與古音合契而

釋文亦與陸顏不取之驟但載助救不可依信亦為眾矣

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通

俗文曰入室求日句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

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段云搜所

榮反服虔以兄切搜則兄當為所榮反而不可諧協顏

時北俗兄字所榮反南俗呼許榮反顏謂所榮雖傳

自古語而不可用也又案服氏搜反兄侯則搜字在

音指兄侯也顏氏譏兄侯音指兄侯也顏氏譏兄侯璵璠魯之寶玉左定五年

卒陽虎欲以璵璠斂當音餘煩釋文江南皆音藩屏

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補廣韻

紐切藩甫煩切奇渠羈切祇巨支切岐與同江陵陷沒

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

前聞也案下當分段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

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

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呂氏春秋

重言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

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譎日之役者

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
代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
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

小人善有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君喙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柘杵本作黠瘠訛從說苑權謀篇改補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兩切在九慶故云不同呼案下當分段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補字讀如人心有所

去取去取謂之好惡元注上呼號此音見於葛洪徐

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元注呼生惡元注於殺

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補顧氏炎武音

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辭離騷有曰理弱而

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

稱惡閨中既已遂遠兮哲王又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

乎故宇時幽味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漢趙幽

之痛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

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

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之別不過發言輕重之闕而非有此疆爾界之分也案顧氏此言極是但不可施

耳於今甫者男子之美稱補尺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

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

須依字讀耳元注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補案太

依字讀

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

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

焉逍遙於焉嘉客見詩小雅白駒篇焉用佞焉得仁見論語

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

血焉見易坤文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見論語託始焉爾隱二

年公羊傳文晉鄭焉依隱六年左傳文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

分別補彼列切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

可行於今也案下當分段

邪者元注音耶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邪見左昭廿六年傳第二句不作邪

在莊子云天邪地邪補案當作父邪母邪漢書云是邪

非邪武帝李夫人歌見外戚傳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亦為

誤矣補案也字可通邪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皆作邪

讀故得相通難者曰繁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坤其易之門邪此又為未定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

乃列德以折之耳案下當分段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

打破人軍曰敗元注補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

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

穿鑿耳補左氏哀元年傳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案釋文無音知本不異讀也

古人云膏梁難整補音語七悼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

顏氏家訓卷七六一中華書局聚

道之使鎮靖者敢者修之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

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良俗本

賢作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陳癡鈍

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說文颺涼風也段非干木

韻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廣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

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春秋定四年冬十有

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

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

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戒案下當

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

廣韻政與公比俗本作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補廣

與織皆息廉切名現自稱為衰名洸自稱為汪名勣

不知顏讀何音元注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

元注音藥

諱紛紜矣

蓋謂同音之字難避也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

補真書即隸書今謂之楷書晉書衛瓘傳子恆善草隸書為四

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文仲始作楷法又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案真草之語見

魏武選別傳令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補漢

俠傳陳遵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案今人多作

弄字疏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補狼

名皆不善於行者故以喻人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

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

無分故也補分謂天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

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

有以也世說巧藝篇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

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京北

杜陵人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云誕善楷書

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
誕轆轤長經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
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
家令案下當從諸本別為段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但知其書翻以能

自蔽也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及長

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案逸少入蕭子

品絕高有遠識此以風流蕭散目之亦淺甚矣蕭子

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切瑚肱義自謂

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案梁書蕭子恪著齊

書六十卷又云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善草隸

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高

祖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矣過崔

寔當與鍾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著晉書一百

十卷無著齊書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
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周書王褒

淵琅邪臨沂人自祖儉至父規並有重名於江左褒

識量淵淵通志懷沈靜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

酒蕭子雲其姑夫也特善草隸褒遂相模範而名亞
子雲並見重於世江陵城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
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褒及克曰吾卿王氏甥也
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俱
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並荷恩賜世宗篤好文學
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
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案下當分段

梁氏宋本作武訛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

中嘗得十卷二王羲之獻之也本傳獻之字子敬七

數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方知陶隱居

已阮交州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沖

揚威將軍蕭祭酒謂子雲也本傳大同二年遷莫不

得羲之之宋本有逸字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

是右軍年少時法也義之官右軍將軍案下當分段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

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閒斯風

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

頗行偽字梁書邵陵王綸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宋本注

一本注前上為草能傷作長之類是也案俗本此十二字即作正文朝野翕然以為楷

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畫虎不成馬援語已見至為一字唯見

數點或妄斟酌逐俗本作遂譌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

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

歸更生為蘇案此字今猶然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唯有姚元標宋本標非工於草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

眾洎於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案下當分段

江南閭里閒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

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

翻宋本頗為所誤也補案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云

誤作人頗為所誤也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為名

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

為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案此作畫書林作

隸書此云貴師即隱居也而林

以為假託許慎未知實一書否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嘗有梁

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

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

皆知姓名矣武烈太蕭賁劉孝先梁書劉潛傳第七

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

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為黃門

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劉靈並文學已外復

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劉靈並文學已外復

佳此法翫閱古今宋本作翫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

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猥并吳郡顧士端出身湘

東王國侍郎隋書百官志王國置後為鎮南府刑獄

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

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

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

宋書州郡志南義陽太守領縣二有

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

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

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

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

急務也

易繫辭下傳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禮記射義射者何也射

以觀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江南謂世

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

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

無所益

補難乃旦切

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

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

補抱朴子自敘篇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

應弦而倒殺二賊

一馬遂以得免死

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

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補要與邀同枚乘七發逐狡獸集輕禽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復補

扶又古者卜以決疑左氏桓十一年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今人疑生

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忤忤

元注音敕惕也補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

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

補奇居宜切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墮貧窮多不

稱屠本泰補壞力敢切楚詞九辯坎墮今吾觀近古

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

罹災此言令人益信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

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

用之尤精上意向之石顯五鹿充宗皆嫉之出為魏

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與前從房受學者張博皆棄

市魏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安平趙孔曜薦於

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

顏氏家訓卷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則妙同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徽辟為文學從

厚大友善之正元二第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

四十七八富貴乎輅歎曰天與我明不與我年壽恐

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歷有郭

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復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使璞筮通

致無方雖京房為筮壽幾何測敦大怒曰卦明公起事

必禍不成曰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卦明公起事

曰命盡今日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卦明公起事

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

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補強其兩

切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

軫變玉歷宋本注一本作玉變玉十許種書隋書經

錄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式北六卷餘未見補道藏目
占共七十二占法係六壬占門又黃
帝金櫃玉衡經一卷亦六壬占法
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
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

妄多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
而多忌亦無益也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

用月朔三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

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又郭躬傳桓帝時汝南

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行路聞凶便解駕

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

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補章懷注陰陽

書歷法曰歸忌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寅

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寅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補周禮保氏六藝六曰九數鄭

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有重差句股疏云

此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以句股替旁要案今所傳

周髀乃周公問於殷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

學通之補張衡諸人皆明此術然可以兼明不可以

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元注精之位至南

康太守補隋書律歷志中梁初因齊用元嘉歷天監

官今所用何承天歷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

被詔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至大同十年制詔更

歷新 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

小小和合補古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

仲堪則其人也晉書皇甫謐傳謐有高尚之志自號

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為居田里之中亦可樂亮

守論以答之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

仲堪傳仲堪陳郡人謐曹歎論寒食散方二卷亡又殷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補禮記曲禮下大夫無故

古來名士多所愛好補呼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

琴者號有所闕補洎其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

樂悖悖雅致有深味哉文選嵇叔夜琴賦悖悖琴德

悅貌和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

令有稱譽補丁切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

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

博學善屬文能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俗人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補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

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何

為其兼行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說文

博局戲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博方言五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然則

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

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

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吳志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

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王肅葛洪

命曜論之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王肅事未見晉

書葛洪傳洪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檮蒲齒名晉中興書陶侃為荊州見佐吏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能爾為佳古為大

顏氏家訓卷七 十二中華書局聚

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

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設

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

刻者在五塞之闕謂之五塞補廣雅博箸謂之箭楚

詞招魂菝蔽象棊有六簿王逸注蔽簿箸也案煢渠

營切雙瓊即也温庭筠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

戲世說新語支公以圍棊為手談但令人耽憤廢喪

實多不可常也補胡對切心亂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

補禮記投壺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

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

毋去其皮為於偽切棘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雜記

下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
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乃有倚竿帶劍
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

宏切肱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補陳書周宏正

禮部郎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其子未見並能一

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

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

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北齊文襄第二子愛賞人物學涉經

史子好綴文有技藝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

四子瓜數果必彈棊亦近世雅戲局黑白棊各六枚

與將士共之必彈棊亦近世雅戲局黑白棊各六枚

宮內用妝匳戲文帝於此戲世說巧藝篇彈棊始自魏

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

棊妙踰於帝注傳子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乃因謂勞人體作彈棊則此戲其來久矣御消愁釋憤時可

為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補切扶吾年十九值梁家

喪亂其閒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

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蜀志先主傳注諸葛亮集

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吾已六十餘故心

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

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補之推九

世祖含隨晉元帝東度故建鄴乃其故土也本傳觀

我生賦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以皆在下七世墳塋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俗本脫啓求

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

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閒絕於還望

今雖混一通鑑隋文帝開皇七年滅梁廢其主蕭琮

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師師伐陳九年正月獲其主叔寶陳國平家道罄窮何由辦此

奉營資費且揚都汚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溼未為得

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

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傷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

廕補復扶切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補沈直切

休注公羊宣十二年傳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故覲冒人閒不敢墜失

補覲土典切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

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

已不勞復魄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注殮以常衣先

夫人棄背之時補背蒲切屬世荒饑家塗空迫補屬之切

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補藏切吾當松棺二

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

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補所切糧饗明器故不

得營補禮記雜記上載糗有子曰非禮也注糗米糧也

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柎所以底甕而

之屬檀弓上孔子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和謂為明器者知喪道

之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為靈自古有碑誌旒旛彌

在言外補釋其名碑也引也此本臣子追述君父之功

以書其就謂後人因焉案誌墓起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

名其文就謂後人因焉案誌墓起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

二使後人誤發掘者從而掩之耳甚多未聞有復掩於

故之士垂者則亦無益之舉而己旒旛古之明旌也旒則

旒名曰白布纏棺豎旒又案載以鼈甲車補周禮遂

及禮記雜記之役注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

謂鼈甲邊緣緇縹布裳帷圍棺者也又云載之車飾也

乎鼈類蓋半乘車之輪正義卑襯土而下平地無墳

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

為私記耳宋本無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補案禮

有朔月月半之文即後世所云朔望也又唯下白粥

闕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酹者一

皆拒之補綴陟衛切祭地也汝曹若違吾心有加

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

勿剗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

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

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補居切

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也宋本注一本無七月半

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案顏篤信佛理固宜有

此言今諸本刪去六字必後人以其言太陋而因易

以他語耳然文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

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言汝母罪重非

五日當為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

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眾僧皆為施主祝願七代父

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孝順者亦應奉孟

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孔

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補)禮記檀弓志然則

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為事際所逼

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

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

朽壤以取湮沒也

丹徒趙震楚榮校字

大興孫士祺壽維覆校

顏氏家訓卷第七

壬子年重校顏氏家訓

向刻在己酉年但就趙氏注本增補未及取舊刻
本及鮑氏所刻宋本詳加比對致有譌脫今既省
覺不可因循貽誤觀者故凡就向刻改正者與夫
為字數所限不能增益者以及字畫小異咸標明
之庶已行之本尚可據此訂正注有未備兼亦補
之七十六容盧文弢識

卷一

一葉前七行猶屋下架屋

補注世說文學篇庾仲初作揚都賦謝太

傅云此是屋下架屋耳劉孝標引王隱論揚
雄太子經曰予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

其屋下
架屋耳

又後末行便蒙誨誘誤作誘誨今改正

三葉後九行恣其所欲各本欲皆作慾

又注說文獎獎誤作獎今改正

四葉前五行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二句

補注漢書賈誼

傳引

九葉後九行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宋本為字

作怨若依宋本則上句似當云人之事兄不

能同於事父語意方合各本皆作不可同理

未為通

十二葉前十行基謚每拜見後母各本皆無謚

字係誤衍

十四葉前八行種植各本皆作種殖

十六葉後一行南閩貧素起似當分段

十七葉後八行濟陽江祿

補注南史附其高祖江夷傳祿字彥遐幼

篤學有文章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後為唐侯相卒

十八葉前一行風雨蟲鼠之所毀傷注當云蟲
本皆作犬宋本注一本作蟲云云

又前三行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各本辭皆作詞

卷二

二葉前七行臧嚴之子也也字誤脫

又前十行競修牋書宋本牋作箋乃本字

又後四行竟以不辦而還還誤作退今改正

三葉後七行前漢有尹翁歸起似當分段

四葉前一行孟少孤補注晉書隱逸傳孟
陋字少孤武昌人

十二葉前七行哭則重喪則誤作必今改正

十六葉前一行及月小晦後忌之日宋本注一

本作外字又下文猶應感慕猶誤作尤今改

正

十八葉前四行事雖不重各本皆誤衍一事字

二十葉後末行覈其精麤覈誤作覆今改正

二十一葉後三行一皆使之宋本作使典之注

云一本無典字

二十四葉前一行張延雋補注張延雋見北周書孝義傳張元之父

元河北芮城人父延雋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以純至為鄉里所推

卷三

一葉後七行以此消日各本消皆作銷

三葉前十行安可不自勉耶宋本安作汝向注

誤今改正

九葉後五行誦魯靈光殿賦各本皆無魯字

十八葉後六行時又患疥時字誤脫

十九葉後六行終於金紫光祿上誤脫殊蒙禮

遇四字今增補

二十葉前九行氣喘汗流汗誤作汙今改正

二十一葉後一行吾自安之各本皆作我自欲

之今改正

又後五行謬誤差失各本差失俱作羞慙宋本

於羞字下注云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向刻

誤今略改正

二十二葉後二行紕謬各本皆作紕繆

又後三行元注一本作遂一一謂言遂字誤脫

二十三葉後二行談說製文下誤脫援引古昔

四字今增補

又後三行鄙樸各本皆作鄙朴今改正

二十四葉後八行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

誦與頌同宋本忽作笑

二十五葉後一行元注猶謂是服虔而輕之謂
字誤脫今補

又後九行兄弟皆手傍

本作邊

立字而有各機者

手誤作木機誤作機今併注一皆改正

二十六葉後二行時太原王劭諸本皆從下作
劭而史皆從力

卷四

二葉前七行過章僮約各本僮竝作童合古僕
豎之義沈氏攷證卽已作僮此姑仍之

三葉後末行杜篤乞假無厭各本厭皆作獸

十一葉後一行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之字誤脫
十三葉前一行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起當

分段又九行世人起十行北面起竝同

又前五行颯颯雲母舟颯誤作飄下亦同今竝

改正

十六葉前十行注秦字誤作泰今改正

二十二葉前六行以孝悌著聲宋本無悌字俗

本有乃衍文

又前七行注寢苦不作寢苦本儀禮

二十五葉後三行益護其短也宋本益作蓋以

下文蓋用其長相對蓋字是

卷五

六葉前九行大抵諸儒所爭爭誤作執今改正

八葉前八行夜殞坑谷宋本殞作填今改正

又前九行慎之哉各本皆是疊句刻少三字誤

十葉前三行孔子力翹門關起當分段

十一葉前四行或難種植宋本作鍾值

又前五行幼小之日各本小作少今改正

又前七行公私勞役宋本勞作驅今改正

十四葉前九行注深斥此篇深斥誤作刪去今

改正

二十一葉前二行則亦堯舜之云虛亦字誤脫

又下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欲字亦誤脫

二十二葉前八行襁佉之國各本襁竝從禾案

當作襁

二十四葉前四行集賓欲燕各本燕皆作讌

又後六行體癢爬搔各本癢竝作痒

二葉後五行注韻集誤倒今改正

三葉前四行諸侯六閑四種誤脫四種二字

又後九行月令云荔挺出云字誤脫

四葉前六行講禮者乃以爲馬莧堪食宋本疊

馬莧二字是

五葉前四行五尺犬爲猶五誤作六今改正

又後六行左傳曰齊侯痎遂店左傳曰三字誤

脫

六葉後末行此六書爲假借也此下疑當有於

字

十葉前六行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又字似

當在史記上

又後末行是知慮之與伏知字誤脫

十八葉後三行而二人皆云重邊云誤作曰今

改正

二十三葉前二行宜作隈舊校云隈字似當作

著今案非也隈下或本有音字脫去耳以答

其纓是何音之問也

二十四葉前二行又云鼓舊校云句或可省句

本讀斷然語不甚明今改作此鼓字衍則易

明矣

又後五行猶文康象庾亮耳

補注通典樂六禮畢者本自晉太尉

庾亮家亮卒其後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

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

二十五葉前五五行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謂誤作

為今改正

二十八葉後六行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人誤作兒今改正

二十九葉前七行如此之例例誤作類今改正又後七行不足以形聲論之也宋本無之字

三十葉前一行此語本出太公六韜補注文韜守土篇日

中必費操刀必割今本費譌彗

卷七

一葉前七行離騷目楚辭之經各本辭竝作詞三葉前十行南人以錢爲涎錢氏馥云錢昨仙切與涎同部而母各別錢從母涎邪母

五葉前五行入室求曰搜句誤作入室求日句

以搜字屬下讀錢云方言搜略求也就室曰搜通俗文入室尋求謂之搜搜反爲兄侯顏

氏蓋謂搜所鳩反兄許榮反通俗文以兄切
搜則兄當音所榮反矣而兄固許榮反也則
兄侯之反爲不正矣今北俗通行此兄侯反
之音雖是古反語亦不可用也若顏時北俗
兄字所榮反則兄字譌而搜字不譌也顏氏
自訂兄字可矣何必引通俗文乎段注似不
得顏意

六葉後七行焉字鳥名宋本字作者今據改正
七葉後一行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方誤作乃今
改正

八葉前六行以此爲戒各本戒竝作誠
九葉前五行舉世惟知其書惟誤作但今改正
十葉前五行蕭祭酒下誤脫諸書二字

又後七行工於草隸舊本草作楷案此言繕寫
墳籍方以楷正爲善斷無兼取於草草固有
逐便轉移者已見排斥於上矣今改從楷字
十一葉前五行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家字誤
脫

十二葉前四行揖讓升降升各本竝作昇

又前十行今人疑生於卜疑生誤倒作生疑今
改正

十三葉後二行至如反支不行至字誤脫

十七葉前三行燒磚磚字各本竝從土下同

傳

六葉前三行自注太子上脫昭明二字今補正

七葉前一行僅書記於階闈階誤作陞今改正

八葉前九行自注據巴陵城據誤作救今改正
十六葉後四行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時誤
作將今改正

宋本爾耳字多作尔尔赧作赧鼓作鼓析作枿
標作標此例俱不從

顏氏家訓注補正

嘉定錢大昕莘楨

卷一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

注中應增入貞陽既踐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

牧數句則大司馬字方有著落

卷二

梁世有庾晏嬰注未詳

案梁書文學傳庾仲容幼孤為叔父所養初為安西法

曹行參軍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為晏嬰所為宮僚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用之

梁武帝弟出為東郡

此東郡謂建康以東之郡如吳郡會稽之類若

秦漢之東郡不在梁版圖之內

蒼頡篇有脩字音羽罪反

案廣韻

于部有脩字云痛而叫也于罪切與羽罪音正同

卷三

梁朝皇孫以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

梁書武帝紀天監九年三月乙

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均貴大啓元良齒讓自斯

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

之降並宜從師者可令入學

南齊書州郡志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

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荆州為陝西也俗

卷四

謝靈運空疎亂紀案靈運空疎廬陵王之謚薄二

卷五

宋有顏延之案延之未嘗以將兵之故且與其子竣雖不

後讀宋書劉敬宣傳王恭起兵京口此文顏延之為前

鋒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之乃悟此文顏延之為前

卷七

謂郢州為永州案司州所領郡縣無永州之名竊疑

段耳雍州正漢
司隸所部也

傳

歎扶車之不立

太子扶疑是扶蘇之譌蓋以秦

注嬌

皇孫驩

書驩當作歡

非社稷之能衛

監本殿本俱

汪非本注

注綏寧度

為度當作侯也下文陽侯字亦譌

疑非本注

注綏寧度

為度當作侯也下文陽侯字亦譌

對覺謂其妻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不況十二乎

對覺謂其妻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不況十二乎

顏氏家訓注補并重校

卷一

序致

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晉書嵇康傳）

兄鞠育有慈無威

治家

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善哉膏梁士營生奧）

且博（季善注）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卷三

勉學

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填河（歲華紀麗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

渡河使鵲為橋

卷五

養生

華山之下白骨如莽（孔叢子）陳士義篇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

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

歸心

（唐集）終南山釋道宣廣宏

四塵五廕（陰作）

明非

堯舜周孔有之所及也 內典初門設五種有之禁

下二句作與外書固因作民之性不可卒除 其五

以縱有因緣如而作報善惡 夫遙大天作之物寧可度

量 往來環轉不得錯借作違其閒遲疾速作理宜寧作一

等 九州未劃畫作乾懸作象之大 豈得以人事尋

常抑必宇宙有之外也乎作凡人之是作信唯耳與目

耳目此作自之外咸致疑焉 或渾或蓋乍宣案作維穹所屬○

有穹天論云天形穹乍安斗極所周管筦作維所屬

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乎作及來河北不

信有二萬斛石作船 倏忽之閒十千作變五萬作化 踊

出生妙塔乎 夫信誦之徵與作有如影響 時儻差

闡闡作項橐託作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是互易之凍餒

更爲通實耳 若覩凡僧猥作流俗便生非誹作毀

以下無此字同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士作一披是作被法

服不必剃落鬚髦作髮襍是作儻佞之國則有自然

稻統作米望於後身似不相連作屬世有魂神示現

見亦夢想或降童童作妾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

有是福地乎遺其以作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

哉四作乎當補入○案疎與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十

翁東海蘭陵人為少傅在位五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兄

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

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立產業基阻廣曰

自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此云得其一偶者蓋

矣是孫固嘗愛護而已為尤重兩疏則知重己凡夫蒙

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字有生非一體耳目而

為有其勤苦脩德乎汝曹若觀俗計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二有得悉棄妻子未能皆作是出家但當兼

修戒行作行留心誦讀倒此乃仁者用心有也

不能悉具作錄耳 梁世時作有人 臨死髮中但聞臨作

終但聞啾啾數千雞雞有之聲 頭有具是鱣自頸

以已作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無守梁孝元

在江州少五時有人為望蔡少二縣令 縣令以牛

繫刹無柱稍作投醒而作即覺體癢爬搔隱作癩疹

因爾成癩十許餘作年死 非手殺牛有則噉之不美

未癡人一條宏明集無

卷六

書證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注引

見三陳篇又下所引今本在鳥雲山兵篇下又有鳥

雲澤兵篇云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凡鳥皆鳥

鳥字之譌案握奇經入陳天地風雲為四正飛龍翼虎

此可知鳥乃誤字也

卷七

音辭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案魏志王肅傳稱樂安

同故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今此作叔

言亦似取莊子大言炎炎為義得無炎本有兩字邪

之故仍 桓公口開而不閉管子問篇作開而不闔

有執柘杵而上視者管子作執席食以視上者

Blank columns for text, containing only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齊書文苑傳

舊史官盧文昭注釋

顏之推字介珣邪臨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度

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晉書孝友傳顏舍字宏都

父默汝陰太守舍少有大操行以孝聞元帝過江以爲

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

侯拜侍中遷光祿大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三子美其素行就

加右光祿大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三子美其素行就

譽有聲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梁書文學

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帝即位

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

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

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感子之儀之推補案

梁書以舍爲協七世祖則本身之推者亦世祖也史家

者今攻顏氏家廟碑含子髦字君道髦子琳字文和

字叔豹炳之子茂宗靖之字宏道騰之字炳之

身數晉書連之本身見遠是以不遠見總之與協義相離本

廟碑作協與梁書同

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

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

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

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

修邊幅

謂無容儀也此之推自言云爾見序致篇

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

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

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鄴景平

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

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其

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

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

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

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

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
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
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
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
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
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
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
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
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
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

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

北齊書崔季舒傳祖珽受

鸞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

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

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

傳

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

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

加誅戮帝即召己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

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斬之殿庭尋除

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

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

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

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阿那肱召周軍約

幼主紀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

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

之推計策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

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

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

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案諸本多刪此賦不錄今以

依史文全錄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

之且為之注

淮南子天文訓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詩大雅瞻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藐藐大貌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箴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

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五年傳春秋

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大道

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

不作孟子離婁上王者之迹燼而詩上毛哀趙武之

詩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毛哀趙武之

作孽怪漢靈之不祥趙武謂趙見戰國趙策續漢書

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坐胡飯胡筮籥胡舞京師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

掠宮掖發掘園陵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

史記天官書昂曰旄頭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蜀志魏者晉姓司馬氏珠囊

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亡金鏡未墜斯文囊

漢理珠囊重與儒雅初學記引尚書考靈曜云河圖

子提期地留赤珠藏龍吐道也赤灑澗鞠成沙漠神

漢當用天祕也祕道故河龍吐之

替亭北澗水出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荆河之州

草嘉之亂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踈踈周道鞠為茂

作幕字神華中傳李陵史記孟荀里度沙幕古沙漠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其一分耳

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傳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

翔度之推晉中宗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

之舊章越也說金陵後各不唯張敦頤六朝事迹

序為明析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陵之陵故謂之

有王氣故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

乃鑿鍾阜斷氣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為秣陵縣詩

大雅卷阿爾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九鴻漸上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尚書召誥周公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營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洛陽伽藍記三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傳清

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傳清

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

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不冒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曰夫晉國將守唐逮微躬之九葉頽世濟之聲芳

叔之所受法度問我辰之安在鍾馗惡於有梁

其美不隕其名濟

安在詩小雅弁養傅翼之飛獸自注梁武帝納士

文本作我良者譌養傅翼將飛獸飛虎也史臣避唐

諱改周書寤傲解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唐

子貪心之野狼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加注

史記項羽紀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左氏宣四年傳

子野曰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征侯景至新

林叛投景立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

為主以攻臺城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

闕以長鍛向王路而蹶張賈誼書過秦上鉏獲棘矜

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

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

顏氏家訓傳

張以足躡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吭左氏傳求

其背未莫能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吭喉龍也索隱豎

音厄肱謂胡脈者也案音胡剛反蘇林以為頸大嗟將

相之骨骸皆屈體於犬羊自注臺城陷援軍並問訊

而史記專諸傳方今吳國外困於楚武皇忽以厭世白

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

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陶潛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

乘上帝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自東晉之違難寓禮

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

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

自注孝元帝時為荊州刺史加注左授犀函與鶴膝

建飛雲及餘惶犀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注

哉又函人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方言九矛散細如鴈脰者謂之鶴膝初

學記引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
船郭璞江賦漂飛雲建餘艘餘艘即左氏傳之餘皇

北徵兵於漢曲南發輝於衡陽王譽注雍州刺史岳陽

王加注說文鐔野饋也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

及自注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加注文選陸士

引洛陽記曰太子宮後三年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

公世家叔牙曰父死子繼一及魯之常也逮皇孫之失寵

歎扶車之不立自注扶車疑是綠車獨斷綠車名曰皇

孫車天子閑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

銅符長沙閉其玉粒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

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

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聽受之

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
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城沒譽還湘鎮世祖遣周
宏直督其糧前從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
使三反譽竝不從

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

而夜入

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艘乃遣世子方等

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而逆戰世

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

宣言大獵即擁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

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

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

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

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因江充陷以巫蠱自經上憐太

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

之悲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

財解履以從軍自注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非社

稷之能衛禮記檀弓下能執

於陞闈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

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自注時遣徐州刺

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

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鄧州刺史以盛聲勢加注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濫充

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

談說自注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

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留侯畫計曰上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辛卒調護太子初學記引晉公卿禮秩

曰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初學記引晉公卿禮秩

書關由六友時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音繁

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漢書袁盎傳臣聞千金

衡正與如淳說合顏師古乃云騎謂跨之非古義也

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自注中撫軍時年十

帝紀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厲磨厲也漢書梅福傳爵祿東帛者天下不

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樹立而後實者也漢

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詩曹風下泉愾我寤歎箋

也漢書張湯傳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

反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不器言不器使

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仗禦武於文吏自注以

忘失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所領郢州司馬委軍政於儒生自注以鮑泉為郢州值白

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後漢書獻帝紀白波賊寇

中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城吐水謂之白波賊太孚經于次入赤舌燒城王凝坐而

對寇白詡拱以臨兵自注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

陷賊加注乃令宋子仙任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

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不郵軍政唯蒲酒自樂賊

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既而傳告者

所景後令闔門賊縱火焚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

是翊拱莫不變緩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抱朴子

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盡化君子為將睥睨於渚宮先

憑陵於他道自注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

也案睥睨即睥睨也左氏文十年傳子西沿漢沔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案渚宮在荊州正義云當

郢都之南左氏襄廿五年傳今懿永寧之龍蟠自注

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傲邑

公王僧辯救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奇護軍之電掃

能進加注此龍蟠以喻莫之敢櫻耳赤亭湖景退走大

甚於湯雪旬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犇虜快其餘毒縲

囚膏乎野草左氏成三年傳兩釋纍囚以成其好杜

黑索文選司馬長卿論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季善注引春秋攷異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

幸先主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自注之推執在景軍

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加注先

生謂蜀先主也舊本先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加注先

太祖有疑色劉曰明公將步布騎則天下不足定也

董太師乎太祖領之於是縊殺布史記淮陰侯列傳

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

次至信滕公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上壯士滕公奇其言乃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乎何為

尉滕公乃夏侯嬰也剡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

自注時解衣訖而獲全加注剡削也魏文帝與吳質

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

姓名已為鬼錄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

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古樂府怨

詩行人閒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璩百一詩年命

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日蒼

昊天曰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

復肆觜距之鵬鳶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為植巡

而復于思鵬鳶介其觜距詩小雅四月傳鵬鳶貪殘之

也鳥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

聞道之十年自注臺城陷梁武曾獨坐數日侯景於

是十二月十九日文為小入百日天子及景以日棄城逃竄

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加注左氏僖四年傳賜

我先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劉勰

新論均任簾夫龍蛇有翻騰之疑就狄俘於舊壤陷戎

質故能乘雲依霧注中笋字疑就狄俘於舊壤陷戎

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

不考景鐘毀而莫懸詩王黍離序閔宗廟也周大夫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殿虛感宮室毀壞

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軍

事毛詩傳考擊也晉語七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於
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韋注景鐘景公鐘

野蕭條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

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盡覆五宗而翦焉史記

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史記

世家孝景皇帝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入同母者

爲宗親書五子之歌覆宗絕祀杜注成二年左傳翦

也盡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自注見離加注石崇

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昭君以觸文帝諱改

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史記大宛傳烏孫爲馬千匹聘

漢女漢遣宗室女西域傳公主往妻烏孫王穹廬爲室今

以爲右夫一人漢書西域傳公主往妻烏孫王穹廬爲室今

旃爲牆以肉爲食今遠託異國今常土思今心內傷願

歸故鄉兮經長干以掩抑自注淵林注吳都賦建業南

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

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

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侯以

長干掩抑意不舒也

皆在江寧加注白下不能去也深燕雀之餘思感桑

門今江寧加注白下不能去也深燕雀之餘思感桑

顏氏家訓傳

八中華書局聚

梓之遺虔

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

鳴號焉踰躡焉然後乃能去之詩小雅者至於維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

桑與梓必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
王仲宣登樓賦悲舊

恭敬止必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
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

窮達而異心
湯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
寧公以

司徒為大都督
加注書牧誓逃矣西土之人湯與逃同又泰誓中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芑方叔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

率咤與吒同陟嫁切此怒也
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

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
景烹屍于建

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
齧骨傳首荆州懸于都街

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覽曰

蚩尤冢在縣關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
單于殺漢使者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

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於萬里
弔幽魂之寃

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

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自注侯景既平我師探

加注崑岡玉石俱焚指余權於兩東兩東未詳或侍昇

壇之五讓魏志文帝紀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昨

過許由四矣案元帝屢讓王僧辯等勸進表至天下寶

三年冬始即位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後漢

於江陵故云武人衣紀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而服

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攝絳衣

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謫自注時為散騎侍郎兼職故曰

攝絳衣當是舍人所服晉書陳壽傳杜預薦壽于帝

宜補黃散職官志散騎常侍或校石渠之文自注王

年平尚書奏事左氏莊廿二或校石渠之文自注王

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

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尚書宗懷正員

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

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

祿石渠學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

六藝稽合乎同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後漢書蔡邕

傳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渠議奏載漢書藝文

志時參柏梁之唱古文苑漢武二千石有能為七年作柏梁

乃得上座帝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人者顧厥

自梁孝王而下至東方朔凡二十四人遇也方言五

不算濯波濤而無量自言器小而楚之閱謂之題自

關而西謂之甌屬瀟湘之負罪自注水名在荆南瀟湘

其大者謂之甌屬瀟湘之負罪自注水名在荆南瀟湘

元帝紀大寶三年冬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

將殿宴下獄死林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

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苦業

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

祿石渠學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

六藝稽合乎同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後漢書蔡邕

傳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渠議奏載漢書藝文

志時參柏梁之唱古文苑漢武二千石有能為七年作柏梁

乃得上座帝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人者顧厥

自梁孝王而下至東方朔凡二十四人遇也方言五

不算濯波濤而無量自言器小而楚之閱謂之題自

關而西謂之甌屬瀟湘之負罪自注水名在荆南瀟湘

其大者謂之甌屬瀟湘之負罪自注水名在荆南瀟湘

元帝紀大寶三年冬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

將殿宴下獄死林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

陷湘州兼岷峨之自王自注山名武陵王紀加注岷峨

蜀地也紀傳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

於蜀將圖荆陝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世祖憂焉既

而納平樊猛獲口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自注

紀殺之於破口營殿加注元帝紀承聖二年七月詔曰

農卿黃文超營殿加注元帝紀承聖二年七月詔曰

今入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

鄉蓋有意仍都建鄴也周禮春官中車疏引韓詩升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

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

輅鳴鑿容與徘徊鑿與鸞同詩小序車攻宣王復古

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易繫辭傳

下聖人易之蓋取諸大壯下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

之不暢刺自注秦兵繼來加注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

汗薩率眾救涇州八月魏遣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

衆來寇左氏襄十一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

陰陽死聲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

必敗加注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歎

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粟弗能守也秦州記凡城皆

亡攻絳宮玉帳蓋遊甲六壬之書元帝明於占候見

術制之以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抗自注守文孝元

相斷金結和無何師直為壯曲為老禮記檀弓下吳侵

陳問陳大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罪又從而赦之者其謂

有無名乎案字文丞相謂字文覺也周書于謹傳梁

元帝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岳陽王詵以

謹率眾出討旬有六日城陷梁主降尋殺之民百萬

而囚虞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

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

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

內無復書府（加注）車一乘曰兩（後漢書吳祐傳）祐父

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

則載之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漢書項籍傳）

兼兩卒中遇之屯成過秦中奪諸懷而棄艸踣於塗而受掠

秦中謂艸疾踣仆也掠答也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

狀此兩字誤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左氏襄

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鬘不

屬辟素車樸馬無入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慟恨

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左氏僖五年傳）

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此云井伯飲牛蓋

史記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移中

廢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不羈野鼠去實而食之留劍之妻人銜其斷

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留劍留以爲別也事未

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

胡顏之讖李善注即牽痲痲而就路自注時患脚氣

玉篇病也說策駑蹇以入關自注官給下無景而屬

蹈上有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曹植

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

中戰國齊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士偶入與桃梗相與

語士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若乃斧牛

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

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周書

傳收梁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銅蟠螭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輦輦法物以獻軍

無私焉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璿

璣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史記封禪書秦滅周

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於泗水

彭城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下城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

五國風并魯數之為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

所紀載之十六國為言亦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

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接耳目而不通

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

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此即終制篇所云計吾兄

闕亦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遯者故也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

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所謂異方之樂日太

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盛國於淮潞遂壓境於

江潯自注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

元之敗于盡矣以江為界也加注史記封禪書獲

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集解蘇林曰天中中齊獲

仁厚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

以奠臨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

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角振振公族晉書薛

兼傳兼少與紀瞻閑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

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

自注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

禮遣加注左氏襄廿九年傳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周樂又成九年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繫者誰也使與之琴操南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

對曰冷人為禮使歸求成

音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之歸心試拂著以貞噬遇交泰之吉林自注之推聞

有犇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

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

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加注易師彖師貞

丈人吉案鄭注禮記緇衣周禮天府太卜皆以貞為

問此貞筮亦謂問於筮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

漢焦贛崔篆皆著周易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

東尋呂氏春秋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

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固有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

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

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尚書禹貢導河積石

陰東至于底柱水經注四砥柱魏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

門山大禹所鑿注又云砥柱魏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

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砥柱亦謂之三分流山在號城過

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亦謂之三分流山在號城過

東北太陽城東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河形千里而一

曲案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此所以

顏氏家訓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云一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載而谷沈海內北經

深三馮夷得道以潛大淵郭璞注冰夷即馮夷也

辭上傳雷風相薄响許后譌初學記引博物志大雷

之神曰陽侯山戴字通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

言戴山古載戴字通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

挈龜事未詳唯毛寶事略相近見續搜神記云晉咸

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買一白龜子放之後邾

城遭石勒一敗衆人越江莫不沈溺寶一龜子既入

水覺如隨一石上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既送

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爾濬深也斬蛟處

物志載澹臺滅明次非菑邱訴三事晉書周處傳處

投水搏蛟經三日或浮行數十里而反昏揚舲于分陟

處與之俱經三日或浮行數十里而反昏揚舲于分陟

曙結纜於河陰自注楚辭九章云於船有窗牖者陟王

維冉切纜也

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列子自衛

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

里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丈夫厲之而出孔子

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

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

不雜言篇家語致思蓋並載此事遭厄命而事旋舊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自注至

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加注梁敬帝遂留滯於漳

濱漳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恧翠鳳之高峙漳濱

謂鄴下北齊所都也黃鵠曰自顧薄德愧爾嘉祥之推

下言其至止也黃鵠之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

之仕史令思華譚字彥先顧榮字晉書譚傳廣陵人刺

無逮譚者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外

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人求之文於江鬱之濱夜光

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濟又曰夫危而將何所取哉

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禮之廢人不能支諒

也弱冠仕吳吳平入洛劾拜為郎齊王回召為大司

馬主簿同擅權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

事誅長沙王又以為長史又敗陳敏反假榮右將軍

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

為軍司朝野甚推敬之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武平中

署文推專館待詔者僕射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詰

進賢門奏之加注唐六典魏文帝招文儒之士始置崇文館王肅以散騎常侍領崇文館祭酒珥貂

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自注黃門郎也直散騎常侍

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加貂蟬款一相之故人自注故

射掌機密吐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見忌寧懷納帝令也

之足恃韓非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

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

此夜語疑亦久語之譏

山水由重裘以勝寒用去薪而沸止自注武職疾

遇每構創瘡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獲射者僕射察

日鄰禍而免濟流或有毀之推于祖僕射者僕射察

荀子榮辱所如舊不忘加注諫舊作諫諫與刺通戟莊子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

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自注武成奢後

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纈

錦繡珍玉纈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

為之在宮乃使駱提婆亂國焉加注詩大雅文王有聲

順天孫謀以燕翼子傳云燕安翼敬也箋云傳其所以

坊典之名隋書百官志不載唐六典注云北齊有門下

右春坊據此則唐已前尚未以春坊為官名以其東

惜染絲之良質情琢王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

牙而亂起自注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

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加注墨子所染篇墨子

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為

不琢不成器夷吾管敬仲名狄牙即易牙謂齊桓公

用管仲則霸用狄誠怠荒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度

疑是庶政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王跡以資賢者為閭巷

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閭巷

除難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自注晉州小失

耳難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自注晉州小失

顏氏家訓傳

十四中華書局聚

又不守并州韓走向鄴加注平陽晉州太原并州公

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云爾晉書杜預傳寔未改

於弦望遂及都而昇降懷墳墓之淪

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左氏哀十一年傳

鳥揮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療饑靡

秋螢而照宿自注時在季冬故無此物加注吳越春

漢書靈帝紀張讓段珪劫少帝陳留王協走小平津

帝與陳留王夜步逐熒熒與螢同讎敵起於舟中胡

越生於輦轂說苑若君不修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

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曰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與不及還轅

下不暇施巧是胡越起於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

之餘福屍狼籍其如莽血爭黃以成谷自注後安德王延

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

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加注左

氏哀元年傳吳日傲於兵暴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

骨如莽血乎黃見易坤文言策北地王謚怒曰若理窮

死廟而慟哭三國蜀志後主傳漢晉春秋曰若理窮

力屈禍敗必及後主不納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

殺妻而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除之

後自殺而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除之

為郡據河津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自注約

龍一戰不封當與之推入陳加注淮南子道應訓公孫

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

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

籍數日往說王之呼而航來不羞寄公之禮願為

式微之賓儀禮喪服傳齊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

小序式微黎侯寓于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

衛其臣勸以歸也言與民同也詩

離騷初既與余成言信詔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

兮後悔遁而有他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

罪於周朝故疎閑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

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邳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曩

應齊主云無賊勿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曩

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制九圍見詩商頌人身中

也長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七尺見詩今曰八尺言其

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元百六陽九孟康曰初元漢

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又谷永傳遭予一

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

覆滅至此而三鳥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左思

賦鳥鍛翮獸廢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

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禮記仲尼燕居三子者既

矇矣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老子道經絕聖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

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北山經發鳩之山有

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

以逡巡莊子秋水蓋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向使潛

於艸茅之下甘為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

以膏身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萬

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一萬言戰國秦策蘇

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膏身

潤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

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

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公羊哀十四年

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

次曰慤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陽湖李兆洛紳琦校字

仁和王士玉嘉客覆校

顏氏家訓傳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
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
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
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
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
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
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
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
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
經馬牝曰驛牡曰隲而誤作驛駱至以吳趨爲吳越
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
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
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剽

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
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
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
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埃洽聞君子
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宋本校刊名銜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善熹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栴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暘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欽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馬奉酒對吹合州軍州事

承奉酒對吹合州軍州事

承奉酒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內酒州學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直酒州學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專酒州學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專酒州學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內酒州學對吹合州軍州事

與貢對士州學五林憲同封

宋本交肝各論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
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
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
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
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
書先有姚江盧檠齋先生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
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註釋之年
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
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益至於補厥挂漏
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瞰江山人趙
曦明書於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御印書公容刻思長年八十有二

神聖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癸丑山人

制宗宗善不游無望公辨的文德云

米公對刻受然自里恨衣不為無益至故爾須封

當夢蓋前御對志必參知都為令劍外鄭商皆不至

之五期信為到至致本教不謂清國烟而結繫文年

善長育州工靈藥爾夫主文公章機白金豐與懸堂

覽文而不味興時香賈當未置一歸奉為謝左而具

非知果然計東京委豈四下軍尚非大愚不靈未育

文雖為無帝高好粟文文善家應二十篇聽其中不

南北世不期念非聯脈請絲文具四妾要實穿古今

此齊黃門者張熊公以望五文士主慈國文陳謝

瞰江山人家傳

盧文韶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甯爲人居

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旣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鬻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撐拄其間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

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弨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

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
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温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
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
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
書求其副本欲為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
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
十有三山人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
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妣劉孺人余
嘗為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為
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
已為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
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

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
沖融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
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
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瀾不能已於質亡
之歎也